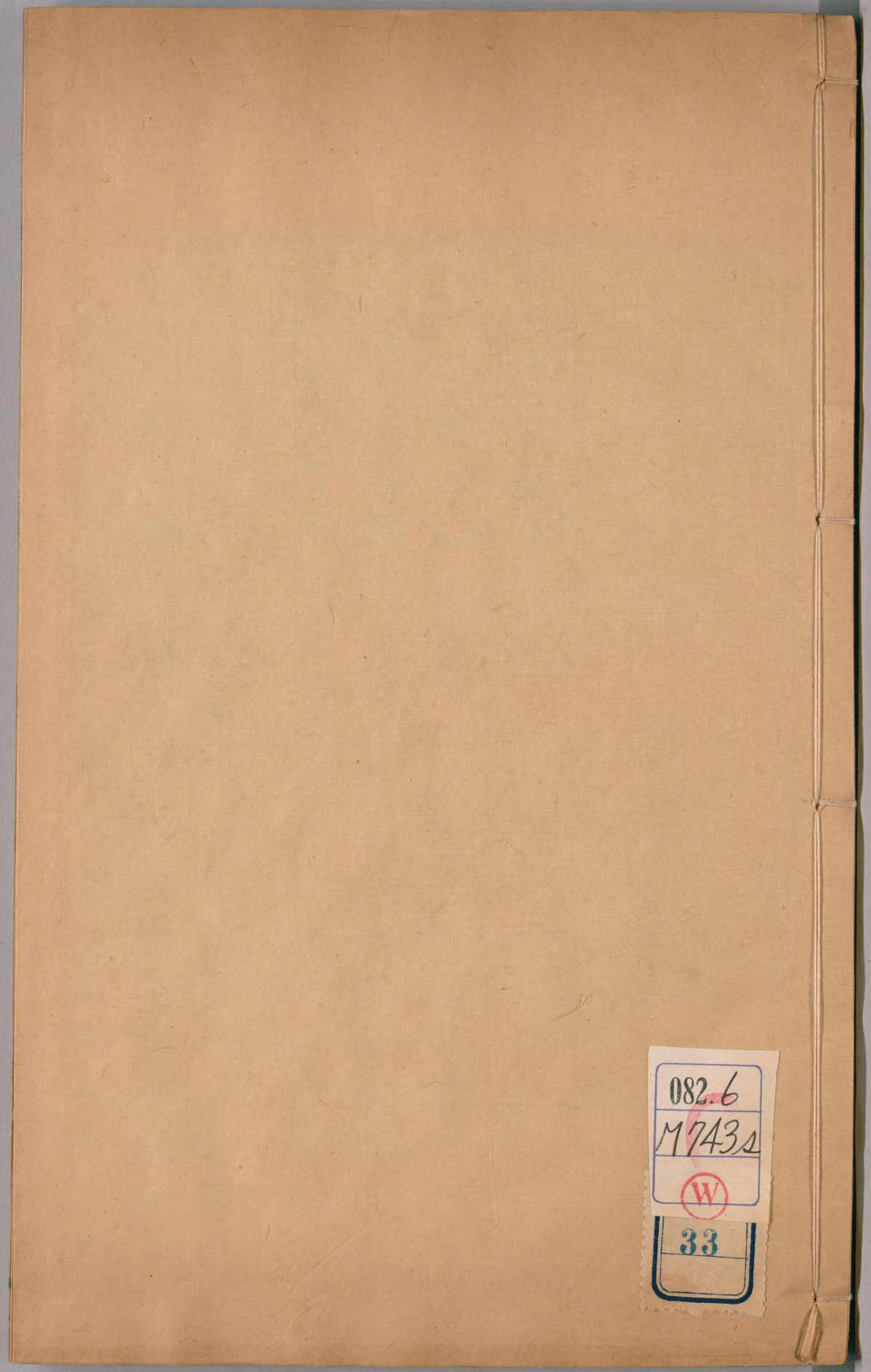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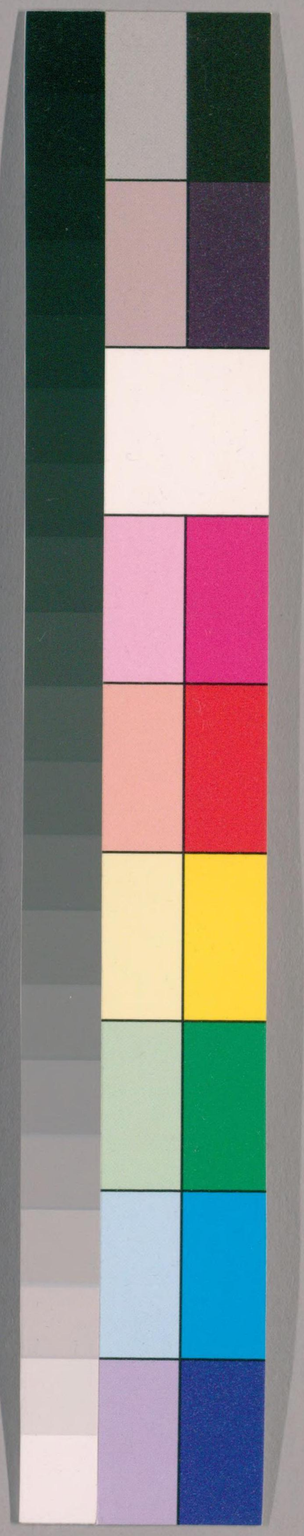


082.6
M743s
W
3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名甡 稿
李成輅弘載 陸霨文端 校

論語稽求篇 七

祿之去公室章

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

6714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詘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强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于此祿去政逮十字鑿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即康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世而集註遵之今經典稽疑翻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

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也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盧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此四世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于上一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萌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即註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

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註解甚明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本則仍改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此章有德字者此何意也光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令名亦祇以異伯夷與抑與于齊景公與

謂孔子曰來至末

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曰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豈前二答皆非夫子語夫子之答祇此句耶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曰字皆是貨曰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問式智善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言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爲極快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祗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于當日情事尤爲可念解經至此謂非漆室一炬不得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本何晏註而又誤解者何註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集註引其說而誤解之遂添能字于不字下且又恐其說不明又添飲字于能字下且又恐後人更易其說又別爲語類云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過于拘滯矣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即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爲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而衛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供濟爲言蓋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譏無用往往以瓠瓜目之爲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多懸繫而生焚王粲登樓賦有云懼

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不知集註何所見而誤襲人說且牢不可破如此

虞仲

舊註不明註爲何人集註以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此似有誤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荊蠻太伯自立爲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爲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中仲古通字猶仲春稱中春仲子稱中子也則虞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稱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也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于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公羊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又周公留周爲周公伯禽封魯爲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而左

傳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而可曰文昭則虞仲始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不咸大封同姓以奠我周室而遂曰魯衛毛聃云云若魯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自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卽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勾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前預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爲知未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卽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卽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簡點之故自不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相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

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爲知未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卽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卽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簡點之故自不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相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爲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尚書太誓文史記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此明係尚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尚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地實詮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況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況蔡爲包犧著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諏于蔡原註蔡公殷邑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況太公封齊有旅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强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名著在周前又北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
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後儒少見多怪
而師古諸註又不能晰遂致以尚書古經置若罔
聞反杜撰爲夫子正樂樂官奔散之說夫夫子正
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樂官何從知之且
春秋時事係左丘明目擊所記雖纖毫必載豈有
如此大事而不一書再書者何貿貿也
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此師摯又是一人雖關雎爲周南之詩正在紂與
文王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

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辟周疵與彊即摯
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
是公孤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
王子比干囚箕子語則接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
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
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奏謂樂三奏也大食
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
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
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周有八士節　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此本鄭康成說或曰宣王時人此本馬融劉向說然總無考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爲証此庶外傳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兄弟八人即君奭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虞即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則在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難强同矣況八虞八士有名無氏在古今人表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至末　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蓋傳者傳也舊以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凡出入關者必合之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棨刻木爲合符史稱傳信爲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牙分持其一以爲信韓子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

也是傳與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即傳也說文徐註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即券也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倦字可驗也先傳後券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掎蹶而舊註失考解作厭倦之倦夫教不倦而可以倦乎若以倦作懈解則後已懈矣又懈乎

傳有二音或謂師傳之傳當作平聲郵傳之傳當作去聲此尤不通之甚者夫師傳者或以前而授之後或以此而譯之彼正如驛傳關傳然所謂傳遞亦所謂傳導也師傳老傳傳室傳國與乘傳馳傳皆一傳字有何異音

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先傳後倦譬之草木之區別本文直下後人多不遵其說莫是子夏語中須補出教無差等一義否當時于古小學會次問劉蕺山先生先生曰何必然此是子游客說子夏主說不在是則不必補矣其說甚隱後以問張南士南士曰先生此言亦不愜此一補耳子夏本欲曉譬子游且示門弟子惟恐其意之不出乃其意盡在言外必需在傍攙一語如傳婢之助嚶呦竊恐

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需攙曰其立教之方原無異同然後可接先傳後倦句先傳後倦下必需攙曰但學者之質自有高下然後可接草木區別句草木區別下必需攙曰若不問其質而概施以教是誣之也然後可接焉可誣也句焉可誣也下必需攙曰乃若生質本自懸殊而教之無分次第則本末兼該而始終一致然後可接有始有卒句是子夏所欲言之本意壹概囁嚅虛前歇後並不作一實語主說之未明而何有客辨且兩君子之道在本文相應今訓詁反不應嘗擬于上句君子之道當攙曰君子立教無方于下句君子之道又當攙曰君子教不遜等然則成何篇章矣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註憮同也此論語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此皆以先傳後倦直接區別之証

堂堂乎張也節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若止容貌修飾則彼自不足于人何有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註不然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此似易解而實不然者尚書今文無大禹謨咨爾舜二十二字不知在尚書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書每散剖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中原文大異且實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良註雖費解而實是也集註雖易解然未必是也閻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子良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則斷無作永絕解者潛丘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典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君降之辨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堯曰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前後頓異此考之列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漢武立子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書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

一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已深一觀歷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因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其中爲厥中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却位絕天之辭而于是策書改即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而詮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寻小子履節

寻小子履一段亦不標何書但其文在尚書湯誥中按墨子兼愛篇亦引寻小子履諸句爲湯

說文而孔安國註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句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有者此必舊來師承原有以詰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不然安國註尚書明有湯誥而惠此反註曰見墨子引湯誓詞是豈安國與國語墨子皆不識詰字與抑何惡于詰而兩家各引各于此字有誤與好古者思之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知命卽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宋人講學耳言禍福而獨于此節反以知天命爲非此何說與陳晦伯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韓詩外傳云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萬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此之謂也

西河合集
大學證文目
卷一
大學
卷二
大學石經本
魏政始石經攷本
卷三
宋程氏明道攷本
程氏伊川攷本
卷四
朱氏元晦攷本
王氏魯齋攷本
明蔡氏虛齋攷本
季氏彭山攷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大學證文　一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字大可　稿

張希良石虹　傳光遇時嘉　較

大學證文

大學無古文今文之殊其所傳文亦無石經本註疏本之異自西漢傳禮記四十九篇中有大學中庸二書並著爲經而其時復有以大中二書并論語孟子稱小經者析二書于記爲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及于宋未有異也河南二程氏並表大學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因各爲移易實未

嘗分經別傳指爲誰作且變置其文而加以增補而朱氏元晦乃復爲之割之析之遷徙顛倒確然指定爲孰經孰傳孰言孰意孰衍當去孰闕當補而且推本師承以爲悖程子之所爲一則曰程子所定再則曰竊取程子夫程子則焉能不受哉獨是改本雖存猶屬私藏不過如二程所改之僅存于二程全書之中不必强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勒之令甲敕使其遵一如漢代今學之所爲設科射策勒以利祿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矣考漢代立學原分古今古學

校文今學取士古學無與同今學可出入而明則取士從同校文從異故科目士子並不知朱本之外別有舊本而一二學古者則又更起而施易之或以彼易此或以此易彼爾非我是競相牴牾而沿習既久忽有僞造爲古本獻之朝廷以爲石經舊文所當頒學宮而定科目者夫祇一改經而相沿禍烈至于如此此不可不爲之辨也夫漢魏石經原有兩碑而實無兩本乃嘉靖之末忽假爲政始石經變置原文與五經之所傳者參易殆遍而東豐氏爲之發藏海鹽鄭氏爲之竄實戶曹進其書黃門勒其字揣其意

似亦不慊于程氏之所爲而思奪其說乃故託爲古文以勝之使世之好事者可以去彼而從此而不知以惡人改經之心益復自蹈爲改經之惡而不之覺其亦愚矣然且其所改經本本後程氏而既名古本則其所以正之者反不在程氏而在此本何也以其所改雖後起而改之之名反在先也若夫既改之而又補之則何爲哉張氏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蔑有獨不宜有所闕失而重賴于補且其所闕失者則又入學之要功也夫功之要者雖他不之闕而獨闕于是亦可怪矣及觀語類則致知

之傳朱子補之而亦若悔之其答胡氏書有云聖學惟用敬耳向謂先致知而後用敬殊不其然是必于小學中灑掃應對之時涵養用敬以先于格致而後大學可言焉（其說見後第四卷）夫祇此聖功初以爲首在窮理不在用敬當加格物于誠意之先而補之大學既又以爲首在用敬不盡在窮理又當加誠意于格物之先而暗補之小學則猶是闕失而既補其文于文外將見從入之途不得之前人之傳而僅得之後人之補救且不僅得之後之人補救而必隱探之他書暗寄之別錄而並不使入學

之文之得以自見于經傳豈列聖相傳之意哉且夫格致之文固具在也昔者陶氏石梁嘗解中庸求不偏之旨而不得曰豈有量地裁步而可以處中者乎既而讀喜怒哀樂之文始恍然曰中之義中庸自解之矣予讀大學以爲格物致知安有如後儒之紛紛者乎既而讀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文亦恍然曰格致之義前聖自解之矣特漢儒校經首禁私易即禮記子貢問樂一章明知錯簡而仍其故文並不敢增損一字而周書武成所謂無今文有古文者即簡篇錯互未嘗敢擅爲動移而但爲之參註于其下以爲校經當如是耳向使大學果有錯誤苟非萬不能通亦宜倣漢儒校經之例還其原文而假以辨釋況其所爲錯誤者則又程改而朱否兒改而弟否者也夫嚴父報讎子且行劫展轉效尤焉所底賴自僞石經出而不得其由且有罪虞松而疑莽歆者矣其說見後第二卷萬一後儒繼起復如程朱者三人而六經之存已爲僅事即不幸而莽歆當時恃其權力以藉口于儒者之恒事乃大肆其志必自快其無忌憚之私而後已則秦人之火豈在多乎因搜列舊文略證諸說而全列四改文于其後曰大學證文若元明改本約十

餘本不能全列第舉其行世者五本附之曰可從此
睹其槩焉

大學

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后蒼校之曲臺此儀禮也劉歆傳周官于杜子春鄭司農所考工禮梁人戴德戴聖刪存其書爲四十六篇馬融又增入三篇名曰禮記而大學在其中焉者隋志謂河間獻王原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取他記增倍之今皆不傳

舊以易詩書春秋禮記爲五經易詩書春秋禮記樂記爲六經易詩書周禮禮記儀禮春秋三傳爲九經易詩書春秋三傳禮記周禮儀禮論語爾雅孝經孟子爲十三經然又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爲小經者則大中論語孟子在漢唐早已單行不始宋儒作四子書也宋仁宗天聖八年曾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惟爾時已有專本故可取爲賜觀韓愈原道獨標誠意即在唐世已專行其書可驗耳

舊稱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
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
三年問荀卿所著樂記河間獻王諸生所輯斷無
妄逞臆見可曰某人作者若大學舊亦稱爲子思
作則晁鄭端簡古言與唐氏奏疏有曰虞松校刻
石經于魏表引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
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
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爲子思之書第鄭註不言而
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若止菴楊氏
作大學四體文有云賈逵數語在他書所載有之
亦傳聞偶爲之言夫不信其書則已矣既曰有之
又曰偶爲之言則明代去漢甚遠何以知逵爲傳
聞爲偶言此仍是憑虛逞臆之語豈好學君子所
宜有焉

是書在五經禮記竟倒其書文至今猶幸見眞本者
藉十三經中鄭氏註耳明嘉靖間王文成公刻古
本大學當時文士在官者自中及外稱明代極盛
之際尚相顧貽笑並不信大學復有此本可爲浩
嘆第其稱古本則原無今本可爲匹偶不如直稱
大學二字爲當今按鄭註孔疏不分章節但以大

學之道起至止于信爲一截子曰聽訟起至末爲一截此亦不得已而爲署註之地與兩截分章不同故不具錄

漢制分古學今學考正大義辨析疑異爲古學設科射策勸以利祿爲今學古學各有師承不得同異違者加非聖悖師之律若今學則更端發揮彼此角互統不爲害以重在義理不在文字也若明代則設科對策嚴立令甲至考古家講析剖辨則人自爲說分爭植棚視爲固然是以應舉之外紛綸立論與漢制正反第古學師承只在訓詁至經文字何稍或移易便膺大戾而明代諸儒競作改本致輕薄士子有以納粟太學生爲大學生者以其訛舛可彈摘也嗟乎何以致此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學一書自爲首尾竝無節次註疏列此本以大學之道至止于信爲一截此爲分註非分節也惟蔡氏乃亶刻禮記模仍舊註疏列此本以大學之道至此爲一節統起也自天子至末之有也爲一節疏格致也高忠憲序取以註古本大學今蔡氏子伯傳乃亶書見子伯所著古學通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王心齋氏語錄有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有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世以其爲姚江之學而非之見江西楊氏所著四體大學夫姚江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而心齋不守師說故爲是言及追咎師承原屬鹵莽及禾中朱檢討竹垞于京師藏書家得宋黎氏立武所作大學發微有云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于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后也而曰知所先后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則其說原有來歷非私說也其既山陰劉先生講學蕺山曉示門徒亦如所云然後喙息今姜氏所刻劉子學言明載其語立武宇以常臨江人官國子司業嘗以講學受門徒爲宋末儒者號元中子

大學知本節曰物有本末即知所先即知止而知已至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

蔣氏道林謂大學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則始於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也格知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也

湛甘泉視學嘗謂學者云大學古本即以知本爲格物知本者知修身也然則格物亦弟知修身爲大學要功耳安有從修身外求致知者

莫非物也而身爲本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故知先即知止知止即物格知至能得即物格知至何則知本故也此羅氏念庵語

大學只是一章書羅氏近溪格物只一物修身是也致知只一知知本是也孫氏鍾元問答大學兩此謂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然誠意正所以修身也知者知此而已祁世培先生集

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又曰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于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痛于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高忠憲公東林講義

知修身卽行修身則知與行一若知外物行修身則于修身分上尚欠一知字張仲誠自龜圖示學者說

俗學誤以未之有也爲一篇絕語遂疑此謂二字不接試平心從上文讀下便自了了然此地不得著註語者以下文緊接誠意無斷處也此聽齋學錄中語

魏文靖公爲松江教授時講學神山神山卽佘山也曰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則家國天下末也又曰德者本也則親民末也格物者格此而已格之有主卽爲知止格之有序卽爲知先格之有要卽爲知本時學者疑非傳義文靖從容曰此非試場且可論學前輩之言婉而切如此

吳江朱氏愚菴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有曰哀公問曰誠身不過乎物天下國家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意何以誠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卽格物也格物之本則於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于國家天下求親民之事（愚菴書亦有致知卽致知止之知格物卽格物

有本末之物語

李善文選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廣韻亦然蓋從修身一量度問便謂知本

一雖州湯潛菴斌嘗以侍讀學士入起居注與施愚山李石臺二侍講論格物之說潛菴曰窮理固無害不知大學格物果是窮至事物之理否時張編修烈在坐嘿不出一言次日作書數千言詆之潛菴不答又次日于史館相見謂曰昨欲奉裁以窮致物理無暇故小緩耳各揖而退此康熙壬戌年事

說文格木長貌又式也正也木長故有式義式故有正義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其君心之非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又曰格其非心禮記曰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註行無踰矩爲格亦規正之義故文成謂物是意之所在格是格其不正以歸于

正皆主此解如禮之扞格則音洛字音義俱異他
如格鬬格殺阻格皆後來語于古文語意不類（蔡氏）
四書模
格有數義玉篇云格至也爾雅云來也至即來意
書曰格爾衆庶故註疏訓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
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
若文成以格爲格正之格則本說文格正也書曰
格其非心是也特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則本
之司馬温公扞樂外物解但扞格之格與沮格之
格俱音閣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史記
廢格事漢書太后議格唐書其議遂格皆讀作閣
是也至若朱傳解作窮至則至自然字不甚着力
窮而又至反覺矯勉故朱後爲字書者如元人黄
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改作窮究
然亦後來之註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
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不如據玉篇廣
韻諸書作量度解爲妥或謂天壽平格格字有窮
極義不知平格與神保是格矧曰其有能格俱作
感格通格解不必强合（徐氏仲山資治文字雜論）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此謂知本本者謂誠其意也禮記注疏鄭氏本註

自瞻彼至知本此廣明誠意之事孔氏穎達正義

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誠意在愼獨誠身亦在愼獨

故是千聖一理范氏允大讀書錄

古人入大學始得讀大學之書元子胄子庶人之子一也其書頭緒雖多只須理會修身爲本四字所謂修身爲本亦只須理會誠意二字迨夫意已誠矣身則修矣而後平日所格天下國家之物與所致齊治均平之知乃得左右逢源舉而措諸皆爲實際若單講致空虛之良知與博通事物之名數其于大學之道相隔千里吾黨何取焉陳石菴會語支言

汝南陳氏耀文問辨錄云注疏前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身也於後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誠其意也此正相應處又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只因本字遂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又曰康誥以後皆與誠意相引伸而朱傳曰釋明新止善夫格致誠正修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止至善之事也既已備言之矣而又釋之何居此三段皆見經典稽疑

上蔡張氏沐白龜圖問答曰只一誠意而列聖所云明新止善之理俱備焉則誠意要哉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
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
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
只君子民之父毋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
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
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證文二

大學石經本 與前註疏本同

漢定諸經用竹簡木刊編摘頗重民間未易購觀遠方學者大率口耳授受以訛傳訛惟恐日久舛錯漸至移易故東漢盧植特上書請刊定其文會其時博士以甲乙科爭第高下又復用私文暗易古字因詔諸儒校經命蔡邕正定其文曰篆曰隸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字春庄 稿
健天行偉 又楊 較

曰八分以熹平四年勒石名名熹平石經其中經文一從獻王后蒼高堂馬融所傳至鄭玄古本不移一字至魏政始年邯鄲淳鍾會等又以古文蝌蚪諸書新傳于世請去蔡邕所書八分而易以古文另書一石豎之舊碑之西名政始石經其後歷代遷徙多所淪沒魏建浮圖隋營硅礎皆用其石豎唐貞觀間敕秘書顏師古等考定石經本凶而聲正將以李陽冰所論古篆勒之明堂爲大唐石經而竟巡不果豎天寶間始刻九經于長安又以李林甫所定多未遵行至文宗開成元年鄭覃本名儒以宰相領祭酒事因博士淺薄恐貽謬說乃準漢舊事命周墀崔球張次宗温業等轉以楷書鏤石示萬世法今世所行本是也宋天祐中遷西安名陝碑若後唐後蜀亦皆有楷書石經傳世皆非此本今不存

魏政始石經改本 不言僞者以改則不必僞也其文二十二字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

按大學石經今世所行本皆楷字陝榻係唐開成間所鏤石雖非漢熹平蔡邕所書舊蹟然與鄭註禮記原文竝無異同至明嘉靖間忽有魏政始本

石經出于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時海鹽鄭端簡曉從同邑許黃門仁卿宅得其書極爲表章且筆之古言以溯其所由來古言者端簡著書名也其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史正始中諸儒虞松等校過石經魏邯鄲淳鍾會以古文小篆八分書之于石竪在漢碑之西則魏政始中原有五經書石之事其云政和則宋徽宗年號係政覬名衛覬者衛瓘之父經典稽疑據璀傳訂覬當以太和三年死時虞松作訂五鍾會裁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誦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亦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于世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至萬歷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于吉安鄒氏遽疏請頒布學宮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間歸祕府五家之儒皆不可得見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其後逵作中祕又著禮記傳義詁及論難百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餘言爲學者所宗于時友人鄭衆與逵各俱有解而馬融推逵獨精故逵解獨行于世衆解不行考漢史賈逵傳逵遍受春秋尚書毛詩周禮兼有訓解獨不受禮記今唐氏巍單竊唐賈公彥周禮疏文爲說如周禮巖屋諸語不知周官即周禮也五家即士禮五家也其云傳義即諸家傳義也唐氏不明五家何家周禮何禮劉加禮記二字于傳義之上固屬可笑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解獨行之事此眞囈語也又其言曰若註疏大學則東漢鄭玄受之摯恂馬融而傳自小戴聖聖出自后蒼孟卿蕭奮奮本之高堂生是爲高堂古本當時以非祕府藏不得與錄夫儀禮出自高堂而后蒼蕭奮等傳之非禮記也禮記出自獻王而大小戴遞刪之以立學且所傳在當時已著爲經其曰非祕府不錄何以徵焉

漢熹平四年立三體文石經三體者一小篆一隸一八分也即魏政始石經亦名三體則以古文代八分加之篆隸而三體名焉今豐氏所傳初屬抄

本五葉皆楷字卽唐氏疏請云得之吉安鄒氏亦係抄本楷字及其旣而忽有篆隸之刻流傳人間考政始石經與熹平石經並刻洛陽魏史所謂政始碑豎于漢碑之西是也豎西魏遷兩碑其五十二石于鄴而半沒于水東魏謀補石未果而周復徙洛陽隋又徙長安所餘之石零落殆盡唐史經籍志稱王世充得隋書八千餘卷浮河覆舟其書盡亡而諸石經所榻墨本亦蕩無復存則不特政始之石已無可考卽政始之石所搨墨本亦並無一有夫豐氏初不知政始石刻原有三體而先爲楷書以嘗其事及旣知三體而不曉碑石之已亡與碑石之所搨之並無一有而公然爲篆隸之跡以流布于世是欲賈古鼎而不知有模而思以之欺三家之子必不得也且政始石經其本雖絕然其文一準乎舊則明明可稽當其豎碑于漢碑之西但云碑字不同政始古體與蔡邕八分有異未聞其文有各見者卽後此唐開成年文宗與鄭覃諸儒重置石經易以楷字而宋復徙之長安名曰陝碑其字雖異而其文則同夫唐宋石經猶政始石經也後碑不得殊則前碑不得殊也且未有諸經

所傳合若干萬言竝無異同而專專于大學有獨異者第其書初行竟名石經本其後稍有識者名豐氏本明江西楊氏時喬刻大學古今四體文能言其謬而其文不馴近新安姚氏際恒字立方者僦居錢唐其家多藏書日腹笥甚富每于燕閒質難時嘗舉似其文以示頎之末宜興蔣明府皇煒竟以虞氏改經議出題試士將遷其罪于虞松而予郡宋徵士是作故本大學居疑則直目之爲劉歆改本似全不知有近人之假之者誠恐首從未決以僞作眞則過此以往未必無起而反其議者因爲列其文而實指之如此有志古學者可以覽矣

附宋氏是改經辯正

生傳禮十七篇六藝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十七篇則逸禮也又儒林傳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六藝論熊氏曰五傳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則戴記所傳師承甚明若夫政始石經則虞松受之賈逵逵父徽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逵之傳歆出也歆與楊雄皆黨惡新莽者伊何人斯去高堂幾二百年敢改經禮視楊雄擬經爲之改經欲之大學者歷十有二家而皆加等矣乃自是以後改之又改始于歆然則歆之罪何所逃也

按宋氏所辨皆誤說見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止善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初見豐氏刻本此下有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八字後見九經考異與四體大學二書俱無此八字近姚安陶珽重輯說郛鈔寫以此爲本刻之卷首曰石經古本因陶九成原有校刻古本大學而以此補刻其先竝作兩本又增此八字此炤僞抄本刪去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身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

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
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
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
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
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字大可稿
陳元龍廣陵 昂天翻扶上 較

大學證文 三

宋程氏明道改本 不分章節

九經考異曰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即二程定本亦不相一見二程全書中又曰今所定本蓋本伊川程氏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爲之又曰伊川定本即是今本所稱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其分章次

則始于朱子夫二程改本並見二程全書中既見全書則二人改本並在也乃又云今所定本本于伊川氏又云伊川定本即今本則又似未嘗見全書者且其列諸改本則但有明道而無伊川豈其所見之全書偶遺伊川抑亦過信朱子今因程子所定之言而故爲之衛其說與其中考異所列有伊川云一本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爲國家則又實見伊川本者

柴氏紹炳家誡曰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巳丑之類以其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刪其句字夫程朱雖賢不能踰仲尼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敢改孝經大學此等事姑聽先儒自爲之勿效之也見柴氏家訓三十一則

新安姚氏際恒曰宋趙明誠作金石錄其論石經文有云漢石經遺字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蔡邕小字八分書也今所存才數千字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又可勝言耶而後世學者于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

欲以已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按明誠爲靖康時入其時朱本未行所指者蓋程子書也夫即程子書而當時儒者其往往不伏于心而見于言論如此況改之又改或刪或增甚至盡沒其原文而不使行豈可爲訓夫程朱皆儒者其二程兄弟亦難優劣而其指誤處則皆非三人之共指爲疑而必不可存者則其不必誤而宜作存又可知也不然二程兄弟早宜自立爲門戶而二程與朱又當如方圜枘鑿之必不相合而程改經而非遵經弟改兄而非悖兄朱改程而非有戾于程今但執舊本以參考同異而便以爲與朱不合何也（按明誠錄云遺字不同數百言其篇第亦增少皆指他經言之非大學本小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
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
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
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
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
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昜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

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程氏伊川改本（不分章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當作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之至也

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即格物也格物本末即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埋觀伊川重將聽訟節提近知至正謂致知在知本耳然則修身爲齊治之本誠意爲修身之本抑何直提而明快與王氏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

齋氏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早知然是火飯熟已多時爲之暢然證人書院示學語

大學首誠意中庸首誠身誠意而歸于至善誠身而進于至誠故堯本欽明文秉抑畏易言閑邪而存誠禮首稱儼若而無不敬于聖百王未有不始

于誠者益都馮易齋先生集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
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
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
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
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
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
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
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
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
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
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民之所好好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
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
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
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
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
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

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楚書曰楚國無以
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
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
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
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
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

命怠之誤也
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
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
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
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人之使爲國家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證文 四

朱氏元晦改本 此即朱子章句也有序有註有分節茲俱不載獨載分章于文內以備考訂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名甡 稿

陸霽文端 吳鼎禹定 較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馮氏屺章稽古篇曰禮記中孔曾問答居多故孔氏正義亦謂禮記之作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然顯屬孔子者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哀公問坊記表記儒行禮運緇衣八篇顯屬曾子者曾子問一篇而已其他皆襍出孔子及門弟子名並無專屬然即專屬孔子如緇衣者亦復有作者姓名見之他記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之類必非無據而可臆指爲某作者從來大學在戴記中未嘗屬誰氏作不知朱子何以確指爲曾子

此必有所受而言之當俟再考仲尼弟子著述傳于漢者漆雕子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芊子十八篇宓子十六篇其七十子之徒甘子十六篇子夏弟子李克七篇宓子弟子景子十三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若禮記諸目可考者自子思著中庸公孫尼子著緇衣外不必皆仲尼弟子如荀卿著三年問呂不韋著月令類

經典稽疑云曾子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大戴禮記即明載之矣大學果出曾子也記者何謂不言耶

大學一書宋仁宗御書賜一及第而後宋之儒者從風而靡謂是孔子書然作大學者並未嘗託之孔子如坊記儒行諸篇僅以於止節係夫子則餘非夫子可知以十目節係曾子則餘非曾子可知此如禮運郊特牲然偶及二名不必其人也假果係聖言即非孔曾奚不可此皆于理道無所關者

陳氏乾初學錄

大學古今四體考稱虞松表引賈逵之言孔伋作中庸此言歷代史傳未採錄即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爲之言未可信若朱傳云門人記曾子之意則孔伋正曾子門人也朱子之言或取諸此何氏毅菴古小學講義

姚氏立方曰舊稱大學子思所作惟朱子確信爲

曾子故大全于孟獻子節引盧孝孫云獻子嘗師子思爲証以示師不引躬言則斷非子思所作可驗後觀陳子晦伯問辨錄謂獻子立于文公十四年去子思百有餘載論語有云孟莊之孝曾子聞諸夫子則在曾子已傳聞矣盧不讀左傳亦當讀論語而乃曰獻子師子思然且大全收之時賢傳之何也若夫子思作大學則微盧是註吾亦以爲未必然者但其舍子思而取曾子則不可解耳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子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此於止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汝南陳晦伯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只因有本字

遂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見經疏稽疑

此謂知本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從來聖學要功只在知行先知後行其次第本是如是故虞書惟精惟一中庸明善誠身大學致知誠意先後次第原無有二致知之義只在量本

末。庶。理。欲。其。在。量。本。末。者。要。定。趨。向。故。致。知。之。前。有。本。末。先。後。之。文。其。在。庶。理。欲。者。要。端。擇。取。故。致。知。之。後。有。如。惡。如。好。之。文。前。之。所。知。知。後。之。所。行。後。之。所。行。行。前。之。所。知。知。行。二。義。在。本。文。未。嘗。闕。也。即。謂。有。闕。而。其。補。之。者。或。如。程。子。云。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如。朱。子。平。日。云。格。物。者。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則。反。身。即。修。身。爲。本。求。本。末。即。知。本。如。先。求。是。非。即。明。理。別。欲。有。何。一。非。聖。學。要。功。而。尚。需。正。事。去。欲。一。段。後。儒。之。紛。紛。也。哉。乃。其。所。補。者。曰。天。下。之。物。曰。即。凡。天。下。之。物。則。未。免。稍。洮。矣。世。無。講。事。物。以。明。心。性。者。且。遍。証。經。書。從。無。其。說。此。惟。論。語。博。文。中。庸。博。學。孟。子。博。學。詳。說。庶。或。近。之。不。知。諸。言。博。學。皆。非。首。功。學。記。五。年。博。習。親。師。則。博。在。幼。穉。內。則。二。十。而。冠。博。學。不。敎。三。十。有。室。博。學。無。方。則。博。又。在。終。身。故。顏。淵。鑽。仰。仍。加。博。文。子。貢。一。貫。尚。詢。多。學。粗。之。爲。書。數。方。名。精。之。爲。窮。理。盡。性。皆。是。物。也。究。博。學。雖。知。邊。事。然。必。合。博。與。約。而。知。始。全。中。庸。學。問。思。辨。統。謂。之。知。孟。子。博。學。反。約。皆。名。爲。說。論。語。合。博。文。約。禮。纔。得。知。道。之。趨。向。而。曰。可。以。勿。畔。內。則。學。禮。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博文皆一時之事所謂隨博卽約旣博又約合之
爲知而單單以博學二字爲致知首功未敢信也
乃宋儒言學則又以立志爲始而繼之涵養用敬
于以協于仲尼志學孟子存養之義此源洛諸儒
所歷相授受以爲爲學次第者而朱子補傳似與
涵養用敬功夫全不相合旣已補之無可如何
乃復自爲說于語錄之中以爲古人在白小學中
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始格物今人無小學
之功而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于思慮知
識求之則未審其以何爲主而使之格且致也

見後
于是朱子自序頭引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之文而又創爲小學一書遍引曲禮少儀內則學
記弟子職諸書及史事之合幼學者裒然成集以
補補傳之所未備夫明明大學初以爲格物只在
窮理而補窮理一節于大學之首繼則又疑窮理
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
養一節于小學之末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其
曰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又曰古人由小學
而進大學其于洒埽應對持守堅定涵養純熟
夫小學何事小子何年洒埽應對何功乃欲督之

以涵養敎之以持守而已異矣然且持守之不足而曰持守堅定涵養之不已而曰涵養成就涵養純熟（朱子語錄詳見後）信然則是大學聖功緝熙愼獨定靜切琢所難幾者而于以責之小子將見孩提神聖其說反過于直尋本體專求心學者神奇百倍而欲以過高之學歸咎他人非不情也且夫小學者寫字之學非小子之所爲學也古小子之學則記原有之其在曲禮則有灑埽應對隨行侍坐之事其在內則則有書數方名學樂誦詩之事其在學記則有離經辨志博習親師之事然或稱小或稱幼學而並不謂之小學惟漢文博士作王制漢儒伏生作尚書大傳戴德作大戴禮賈誼作新書班固作漢書志始有小學之名見于諸書然皆係天子太子諸侯卿大夫適子之學而士庶子弟不得與焉故大戴保傅篇云太子少長妃妾則入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註小學在師氏虎門外大學在王宮之東）而白虎通謂八歲毀齒始入小學而學書計此太子之禮若尚書大傳云使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而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又諸侯

之學而卿大夫之適子得與其間（天子諸侯小學俱在內且上庠東序西序皆大小學之名不分內外下庠東序西序皆大學小學之名不分內外有謂天子小學在外諸侯小學在內非也蓋學分大小經無明文祇王制二句亦漢文博士之書）而漢儒疏義但以養庶老有差等而學由以分如所謂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者上庠爲大學下庠爲小學而天子諸侯之子又別無鄉州黨族遂縣鄙諸學因不得已而限年以入之故其在小學則祇如賈誼新書班氏食貨志所云蹻小節觀齒讓識父子長幼與大學業大道知君臣之禮上下之位者稍有不同則是小學之名亦祇如下庠少學之爲稱竝非小子之學（朱子以小學爲小子之學則下學書爲小子之學矣且朱子集傳云大學者人之學以年長稍大人亦載籍未見少學見食貨志而且天子諸侯不及士庶則并非凡爲小子之學又天子諸侯之子不必皆習洒埽應對諸節而八歲十三參錯不一則更不得限之爲洒埽應對并入八歲所入之學故西漢以後東京明帝爲郭樊陰馬建四姓小侯學則正倣諸侯之學而唐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姓及功臣子弟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此正與舊時天子諸侯小學無異若宋寧宗置諸王宮小學教南宮北宅子姓則祇及同姓而外姓不與然亦天子

諸侯小學之意至若民間小子之學則三代之制原有塾門外舍里社鄭遂諸名非小學也尚書大傳致仕之臣朝夕坐塾門而教出入之子弟大戴保傅篇古者八歲出就外舍一曰外舍里塾通稱夫小學小藝大學大藝戴德班固皆言之則學之大小由于養老而藝之大小由于分學然而藝之小者究無定指惟班氏白虎通云始入小學而學書計而食貨志亦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則鑿指書數方名諸學而劉歆西京雜記有云小學者爾雅之屬至宋置書學使習篆隸草三體文字及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則又以書數方名諸學併爲書學蓋三倉爾雅方言算數枝幹甲乙皆字詁中事故漢設小學飭以尉律凡學僮學字能諷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通六體課最者舉以爲史書令史故漢書藝文志云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無非字書而北魏孝文遷都建四門小學于洛陽即舊時平城所稱中書學者則是三代以前原無小學明文而漢後建置沿革不一且不必盡屬天子諸侯之學然而言小學者皆指習字兼及五書無他義也間嘗入史館作通韻一書呈之

御前爾雅益都師相與東海學士皆在館也其爲之序曰昔沈休文作切韻類譜謂靈均以來此祕未睹而當時亭不用其書今檢討遭遇天子右文超越前古不遺小學俾廣其傳豈非重有幸也時學人淺游見其文者皆以爲小學二字近乎輕非而不知儒臣學殖之圖考經之博正在於此蓋保氏諧聲皆屬六書韻書門部收在小學此自宋以後歷四五百年悉讀讀者而司寇特爲指出則小學之爲字學今猶有博雅君子能言之矣吾不知朱子之所謂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

出自何書而大全釋序謂大戴所記時地未明尚書大傳又年齒不合朱子所據者白虎通耳則夫白虎通所云明云太子之禮而其曰使學方甲學書計皆書學中事也嘗考北魏延昌三年江式上字書表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今周禮傳本並無其文然漢人稱周禮即周制也江式爲江強之孫雖說本漢志然此時去古未遠必當時周制原有專教六書之文著之小學在白虎通尚書大傳之前而惜其文不全見耳故漢孝宜時名通蒼頡文者杜業張敞轉受小學而平帝元始

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皆令寫字于未央廷中當是時以沛人爰禮爲小學元士即寫字官也是以東漢劉祐爲郡主簿時郡將之子使買菓而以筆應之曰郎君不當入小學耶許愼作說文其自爲序曰今尉律不課小學不修久矣而盧植以書法教示後進因上書曰臣從通儒馬融專受古經乃不幸降爲小學以爲教字者小學師耳其後晉王內史作小學篇則羲之字書也北魏崔浩寫急就章以百數而劉蘭入小學轉書之唐顏師古云急就篇者其源出于小學柳紕訓序言其在蜀

時嘗鬻字書小學于市悉是雕本即五代荒略古學難據然南唐徐鉉進說文表猶云至于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小學之徒莫能較正即至宋人羅願與朱子同時其在淳熙年作急就章跋亦云濫觴于小學之源而涵泳于大學之流未嘗曰小學者弟子之學也陳子襄云小學與少儀本是一類亦本可通稱然小學二字有專屬矣所謂羅敷自有夫也如王制小學已比虞庠在公宮東南則不得又稱外舍稱鄉塾可驗自朱子認爲童學且急著爲書而嗣是以後昧昧相承東宮失習書之例黨庠多幼學之名雖以王應麟馬端臨焦竑之博而應麟作小學紺珠

姚立方云王伯厚作困學記聞有云徐楚金說文繫傳呂太史謂原本斷爛使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則猶可補也是應麟亦專以小學屬寫字矣惟絀珠所收類則稍附朱子耳端臨作

一通考竝作經籍志遂收朱子書雖襍以爾雅算數五方六甲之舊然總與經典分門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以至八孝經九小學四部分類一經類二禮類三學類四小學類之專屬字學者一旦墜絕嗚呼已矣夫古學難復必欲復天子諸侯世子之學固屬非分然三古文字爲方册記載所需自今日板籍以至質劑券契所繫頗鉅則不妨專學而儒者以解經之故而至于攷經以攷經之故而至于

攷學則是一補傳而大學本亡大學本亡而小學且與之俱亡著書者不可不愼也

朱子曰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于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

朱子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後用敬疑若未安葢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于小學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

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爲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
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
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
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
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
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佻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
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

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王氏魯齋改本 其分章節并前後次第與朱氏改本同

王魯齋柏謂大學錯簡或有之然未嘗闕也安事補矣遂就本文略作移易而其義已備因有王氏改本相傳董氏槐葉氏夢鼎吳氏澄皆說與之同而王氏本獨著其後車氏清臣嘗爲書以昌明其說吳江徐師曾作禮記集註則并收其文入禮記中蕺山劉子又復依其說作大學考義一卷此皆從朱子改本而僅去其補傳以自爲說者至蔡氏清則又從而小變其文別有改本並見于後

知止而后有定 至 則近道矣子曰聽訟 至 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之至也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明蔡氏虛齋改本與朱氏改本並同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七字刪此謂知本四字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至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季氏彭山改本不分章節刪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

季彭山本曾有改本未刻張宮諭陽和講學龍山出其書以示學者因刻之行世僅大文六葉無疏義今尚存

大學之道至必誠其意所謂修身至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至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至此之謂絜矩之道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是故君子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不善則失之矣詩云瞻彼淇奧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楚書曰至仁親以爲寶康誥曰如保赤子至而后嫁者也詩云桃之夭夭至而后民法之也詩云殷之未喪師至則失國秦誓曰至菑必逮夫身詩云樂只君子至辟則爲天下僇矣孟獻子曰至以義爲利也

高氏景逸改本 不分章節

高氏景逸攀龍講學東林刻以古本大學授人山陰劉氏蕺山曾受古本大學于東林書院是也是時所授者即陽明先生刻本故稱古本後見崔後渠名銑者更有改本而高氏信之遂重闡其說于書院以爲準則然人不知有崔氏本第稱曰高氏改本今其文列高忠憲集卷首

大學之道 至 此謂知之至也詩云瞻彼淇澳 至 此謂知本所謂誠其意者 至 故君子必誠其意 至 以義爲利也

葛氏屺瞻改本 有分章分節又與朱氏改本不同

錢唐葛屺瞻寅亮曾作四書湖南講又作大學詁雖自稱古本而又分章節且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後所引詩書俱列在卷末謂之末章此從古本爲古本朱氏本而雜組以成文者故于引古本曰康成本引爲古本曰賈逵本且曰漢志謂禮記爲孔氏祖孫家語則明指子思作以証賈逵子思作大學之說餘詳見大學詁中

大學之道 至 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一章 首章所謂誠其意者 至 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第二章 所謂修身 至 在正其心 右第三章

CL.
NO. 35529

所謂齊其家（右第四章）至不可以齊其家（右第五章）所謂平天下至以義爲利也（右第十章）詩云瞻彼淇奧至此謂知本（右第末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